

The Blackwater Lightship



Colm Tóibín

在能碰到他一分钟，哪怕他这已近夜晚的时刻在海滩上擦身而过，不说话，只是看，都好。

黑水灯塔船

科尔姆·托宾 | 著
温峰宁 | 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The Blackwater Lightship
Colm Tóibín

黑水灯塔船

科尔姆·托宾 | 著

温峰宁 | 译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本书出版获得爱尔兰文学交流会(翻译基金)资助,特此鸣谢。
The publisher acknowledges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of
Ireland Literature Exchange(Translation Fund), Dublin, Ireland.
www.irelandliterature.com
info@irelandliterature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水灯塔船/(爱尔兰)托宾著;温峰宁译.一济
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2014.1
ISBN 978-7-5329-4217-6

I. ①黑… II. ①托… ②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爱
尔兰-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62435号

图字:15-2013-105号

THE BLACKWATER LIGHTSHIP
Copyright © Colm Tóibín 1999
All rights reserved.

黑水灯塔船

(爱尔兰)科尔姆·托宾 著 温峰宁 译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
邮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(发行部)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8 插页/2
字 数 168千字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4217-6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献给艾顿·邓恩

听到马努斯的幽咽，海伦在夜里醒来。她静躺听着，希望他会安静下来侧身睡着，但他的声音只变得愈发响亮持久，她甚至能模糊地分辨出字词，便下床走向男孩们的房间。她不知道他是在做梦还是醒着。

她之前把落地灯开着，所以一进房间就能看见卡舍尔正睁大双眼。他在床上看着她，犹如一个无动于衷的观众看着即将上演的场景；接着他看向自己的弟弟，马努斯正嘶哑地叫喊，手臂挥舞，像在抵挡不知名的恐怖事物。她轻轻唤醒马努斯，拉好毯子盖住他。他身上很热。他处在半梦半醒间，揉揉眼睛又开始呜咽。过了一会儿他才发现她就在这儿，而梦已经结束了。

“我很害怕。”他说。

“没事了。你会睡着的。”

“我不想睡了。”他说着哭了起来。

“要么你到我们的床上来？”她问。

他点点头。他一动不动，抽泣着，等待被安抚。她知道自己最好和他待在一起，安抚他直到他再次入睡，但她只是抱起他，让他贴紧自己。一直以来，她这样抱住他的时候，他都会安静下来。

卡舍尔还在看着他们。

她隔着房间对他说话，仿佛他是个大人。“我要带马努斯到我们的床上，这样你会睡得更好。”她说。

他拉起毯子盖住自己，闭上了眼睛。卡舍尔已经六岁，已经足够聪明，明白她并不是为了自己才把马努斯带到他们的床上的，她只是希望像对待婴儿那样照顾马努斯。她想知道卡舍尔怎么想，会不会感到受伤或不安——但他太骄傲了，不会让她知道的感觉，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扮演一个成熟大哥哥的角色。

黎明的微光穿过落地窗照进来。她缓缓走入卧室。休正蜷曲而睡，手臂占据了她的那边床。她站着看他，惊讶于他那么容易醒来又那么容易睡着。马努斯在她怀里醒来，转头看她为什么站着不动了。他看到自己的父亲在睡觉，又掉转头，抵着她的身体蜷缩起来。她听到从遥远的某处传来汽车开动的声音。她将马努斯带到了床上。

“你想睡在我这边吗？”她轻声问他。

“不，我要睡在中间。”

“你知道你想怎样，对吧？”她对他微笑。

“我想睡在中间。”他细语道。

他将他放下，让他背对着休，为他盖上床单。不知什么时候休已经将羽绒被推到床下；她让它留在地上，现在三个人睡在床上，盖着它就太热了。她将头靠在枕头上，如释重负地感觉到马努斯正平静地躺在他俩中间，她试图让自己相信卡舍尔已经在另一个房间里重新入睡。

之前天际还有模糊光线时，他俩就早早上床并且做爱了。她现在对休充满温存，十分希望能更像他一点，更加性格平和，更容易满足——容易满足？她说出来的时候，他总会大笑——没有秘密，绝不紧闭内心。这个愿望都成了他俩之间的笑话了。

马努斯将近睡着，开始拉扯她，想要她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。他不想她背对他。“靠过来。”他轻声说。

她看了看钟，才四点三刻。她突然感到冷，起身找到羽绒被，拉到床上，盖在他们身上。他们需要暖上一阵。

海伦再次醒来时，休与马努斯正在酣睡。刚过八点，房间已经很热。她下了床，穿着睡袍和拖鞋下楼，发现卡舍尔穿着睡衣在看电视，手中还拿着遥控器。

“我已经用完浴室了，如果你要洗澡的话现在可以去浴室了。”她对他说。他点点头站起来。

“他们还在睡吗？”他问。

“是的。”她笑着说。

“那我最好在他们起来之前洗澡。”他说。

这是他俩之间的秘密语言：他们假装都是成人，像一对夫妇一样对彼此说话。卡舍尔厌恶别人的指导和命令，也不喜欢别人像对待小孩那样和他说话。如果她对他说快去洗澡，他只会拖拖拉拉。她想，等马努斯到了他这个年龄，估计还是得抱他去洗澡。

他们是这房子的第一任住户，也是这片土地上第一个建起外屋的人。那是一个明亮的正方形大屋，厨房、餐厅、游戏室都在那儿。休一直都希望房子周围能有山毛榉，神奇的是，后花园还有房子后面的公园里就有。但她只是喜爱房屋的崭新，那种没人住过的感觉。

她洗起昨晚留下的碗具，透过厨房的窗户看见微风掠过山毛榉和公园边缘的冷杉，一股猛然的黑暗，让人感觉大雨将至。她打开广

播——休像往常一样已调到爱尔兰语广播电台^①——打开第一频道时，九点钟新闻的报时信号正好响起，她能听到天气预报。

他们吃早饭时，卡舍尔正陶醉于一本漫画中，楼上传来叫嚷嬉笑声。马努斯正用最大的音量叫喊着。

“听听他们的声音，”她说，“都不知道谁才是大孩子。”

卡舍尔对她微笑，拿了一块吐司又继续看漫画。他们沉默地吃着早饭，楼上继续喧闹着，休用爱尔兰语朝马努斯吼了些什么，然后他们一同嚷起来，最后有一个人撞到地板上，发出砰的一响——她猜那是马努斯。

不久，他们一起出现，休穿着睡袍，抱着穿睡衣的马努斯。

“我掉下床了。”他说。

“我们知道，我们听见了。”海伦说。

他脸红了，挤弄休的鼻子。

“停下。坐下吃你的早饭。”

马努斯刚坐下来就看到了卡舍尔的漫画，手跨过桌子抓住了它。卡舍尔想要按住书，但马努斯速度更快。

“还回去。”海伦说。

“他都看完了。”马努斯说。

“还回去，说对不起。”

他看着她，计算着她发脾气的几率。他笑起来。“别傻了。”他说。

① 爱尔兰共和国的公共广播公司“爱尔兰广播公司”旗下的爱尔兰语电台。

“我们都等着呢。你不还回去并且道歉，我们大家就什么都不做。”她说。

卡舍尔坐着，双手贴着身体两侧，很高兴自己成为了受害方。马努斯看看海伦，又看看正用粗暴的声音对他说着爱尔兰语的休。马努斯叹了口气，将漫画还给了卡舍尔。

“说‘我很抱歉’。”海伦说。

“我很抱歉。”

“说‘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’。”

“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。”

“你在变成一个小怪兽。”她对他说，转头面向水池。

“你在变成一个小怪兽。”他重复道。

她望向花园，思索着要如何回应，却听见休对他说了些什么，心中满是感激。她想，管他叫小怪兽是她的错。她会放下这件事，忘掉它，喂他吃早餐。他厌恶那种比卡舍尔更矮小更年幼的感觉。他曾问过她，要到什么时候，他们才会一样壮，会不会很久？卡舍尔从来不会打他，不会欺负他，但他始终意识到自己是占优势的。虽然马努斯出生时他才两岁，但他马上就抓住机会扮演起新的角色——成为那个不会哭的人，没有脏尿布的人，不想被带到父母床上去的人，不会抢弟弟漫画的人，不会和妈妈顶嘴的人。

她把玉米片和冷牛奶递给马努斯，让休自己搞定——他在厨房里显得比她更熟练自如。她走出去，把洗了的抹布晾到绳子上去。她暗自在脑中记下，一定要找找有没有讲抚养男孩的好书，说不定能让事情好对付些。她就在这儿站着，天色再一次昏暗。她走到花园

尽头，找到一张帆布躺椅，一定是休昨晚留在这儿的。

她记得大概在一年前弟弟曾来过这里，他看到过男孩们上床睡觉的情形。休负责照顾他们，而卡舍尔和马努斯，尤其是马努斯，想尽办法来换取晚睡的权利，比如贴着他们妈妈，拒绝完成他们爸爸的指令。后来屋子静下来了，男孩们都已睡着了，德克兰说这就是男孩们想要杀掉父亲、然后和母亲上床的证据。如果还需要证据的话。

“他们只是想晚睡，”休说，“只是碰巧我照顾他们。”

“你想和你妈上床然后杀死你爸吗？”海伦问德克兰。

“不，不，”他笑着说，“同性恋男孩想要的正好相反，至少到最后他们都会这样。”

“和你爸爸上床？”休问。他的语调很认真，有种死寂的严肃。

“对，休，然后生一个小孩。”德克兰讽刺地说。

“我还是想杀掉我妈，”海伦说，“也不是每天都这样，但很多时候都想。我根本没法想象有谁会和她睡觉。”

她忘不掉这场交火：休显得很不舒服，他也并不理解，在德克兰走后他试图对她说，谈论杀害父母或者和他们睡觉，即使只是玩笑，都是一种亵渎。她小心翼翼不让自己显得不耐烦，她意识到自己和德克兰轻而易举就能结盟，让休觉得他们是在嘲弄他。走向厨房时，她想，或许兄弟姐妹就是这样，说不定卡舍尔和马努斯现在就在密谋着什么。

“天气预报说会有阵雨，”她对休说，“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如果下雨，所有的桌子都会放到这里和前屋中，我们可以把饮料放到门厅里。不过我们还不用那么快决定。”

现在是六月底,休的这个学期结束了,第二天他就会带男孩们到多尼戈尔^①。今晚他邀请了爱尔兰语学校里的老师,共庆学校成立一周年,当然还有其他朋友——音乐家,说爱尔兰语的人。海伦让他邀请所有的邻居,包括住在路口的印度医生和他的老婆孩子。

“只要他们都被喂饱了,就没人会抱怨屋子里的噪音了。”她说。

“他们有一半人看着我,好像我是来收税的。角屋酒吧的那个保安绝对是来自奥法利郡的。他的口音非常重。”

“你那个唱《荒土岩石》的朋友是谁?那个保安一听到他唱歌口音就会变得很重。”

“是米克·乔伊斯。好吧,他很吵。你弟弟来不来?”

“我没问他,”她说,“他不会来的。他不会喜欢《荒土岩石》的。”

“他和我们断绝联系了吗?”

“他很忙。他现在整天忙着做研究。”

“那他应该有很多时间啊。”休笑了。

“我妈说他没日没夜待在实验室里。”

“你妈来吗?”他笑着说。

“想想看到我们这样烧钱她会说什么吧!”

“不过她来把门倒是不错。”休说。

休对男孩们、他母亲、他的兄弟姐妹还有至少一半朋友说爱尔兰语。他坚持说海伦懂的爱尔兰语比她声称的多,但这不是真的。他

① 多尼戈尔(Donegal),位于爱尔兰北部,是爱尔兰最贫穷的一个郡。

的多尼戈尔爱尔兰语口音太难懂了，她几乎不能弄明白他在说什么。她知道，今晚肯定又有两三个坚持对她说爱尔兰语、丝毫不顾她没法听懂的人会惹毛她，不过这种愤怒很快就会消失。

今晚的派对上没有她的朋友，没有来自她学校的人（她仍然是这个国家里最年轻的校长），没有家里人，没有中学时大学时的朋友。有一两个她知道、喜欢并且有时会碰见的女人，但她们不是亲密朋友。

自己沉默寡言，在独处时最为开心，她向来引以为豪，现在却放弃这样的想法了。想到人生如此变幻莫测了，她仍会闭上眼睛咬住嘴唇。尽管如此，她还是希望能在派对后单独待个三四天甚至更久，就坐在花园里，厨房里的旧扶手椅也行，读读冬天里留下的小说，参加教育部的会议，面试新老师，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做。她知道，没有紧急情况，就没人会打电话给她要她马上留意。不过对她而言，能想着休和男孩们只是离开一阵子，她很快就能重新见到他们还是很重要的。

第二天早上，休就会开车带着男孩们到多尼戈尔，她过一段时间后就坐火车到斯莱戈，或坐大巴到多尼戈尔镇。现在她能想象出休遇到她的情形，他们相见时，她会多么恐惧自己对他炽烈的依恋啊，她又得暂时隐瞒多少东西。历尽重重艰辛，他已学会尽可能地相信她，但她知道有时候会很困难。

休学校的门房弗兰克·马尔维还有他儿子开着货车运来了桌椅，她控制住自己不去告诉他们东西怎么放。她惊奇地看着他们盲目

地搬着，毫无规划、没有方向地走来走去。她笑自己如此关心这些事。

她决定去超市买点食物和啤酒。休已经挑好了红酒和杯子。从厨房窗口看出去，男孩们正在后花园扮飞机玩，他们绕着对方旋转，倾斜然后俯冲，伸长双臂就当做是机翼。她呼唤马努斯，他没理会，她又叫了一次。他不情愿地走过来。

“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去超市。”她说。

“卡舍尔去吗？”

“不，就你去。”

“为什么就我去？为什么卡舍尔不去？”

“快点。”她说。

“我不想去。”他说。

“快点，把你的手也洗了，时间很赶。”

“我不想去。”

这时，卡舍尔已走过来看着他们。

“卡舍尔要帮爸爸安排桌椅。”她说。

“我想要摆桌椅。”马努斯说。

“马努斯，你要和我去。”她说。

他坐到车的后座，这样他就能通过后视镜看到她的脸。

“为什么要我跟你去？”他问。

“你不觉得去多尼戈尔前要把头发剪掉吗？”她前往超市时，心想早就该说些什么让他分心。

“我不要剪头发。”他说。

“那就不剪，你决定。我只是问问你。”

“卡舍尔也不用剪头发。”

“这取决于你。你够大了,可以自己做决定了。”

这就是她的计划,她带他出来的原因。夜里清醒时她已经想过了,她不会再把他当一个小孩子对待,她要开始像对大人那样和他说话。不过现在,效果正好相反。

“卡舍尔可以剪掉他的头发,但我不是在带他去剪头发,就这样吧。”

她沉默着开入罗斯法汉姆^①,在超市停车场停下。

“我们要一辆手推车。”她说。

“我可以吃‘99’^②吗?”

“之后再说。”

“什么之后?”

“看你表现之后再说。你要怎么表现?”

“完美无瑕。”他说。这是他新学到的难词。他看着她,渴望得到她的同意,她笑起来,他也勉强一笑。

“我们要买什么?”他们推着手推车进入超市,他问道。

“我都写在单子上。肉碎,洋葱,啤酒,色拉。”

“你要我来干什么?”

“在我付账的时候看好手推车。”

“无聊。”他说。

① 罗斯法汉姆(Rathfarnham),爱尔兰首都柏林南部的郊区。

② 英国、爱尔兰地区的一种雪糕,圆锥甜筒盛着雪糕,上面插着一根吉百利公司出产的巧克力棒。

“你觉得我们要大罐的啤酒还是小罐的呢？”她又用了成人的语调问。

“无聊。”他重复道。

回家后，她看见桌椅都已经在花园里放好。她打开厨房抽屉拿塑料桌布。男孩们又在扮演飞机玩。

“如果下雨的话，我们会把东西都搬进来。”休说。他们都审视着花园。

九点钟的时候第一批客人来了，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带来半打健力士黑啤酒和一瓶红酒。女人背着提琴匣。

“我们是最早来的吗？”那个戴眼镜卷头发的高个子男人说。他们看起来不太自在，好像有点想转身离开。海伦不认识他们，应该也没见过他们。休将他们介绍给她。

“坐下，快坐下，我给你们倒杯酒。”休说。

他们在厨房坐下，看着桌子和花园，什么都没说。两个男孩走进来，看了看他们，又走出去了。

“丹尼斯来吗？”休用爱尔兰语问，另一个男人也说起来，好像在说着什么搞笑甚至讽刺的东西。其他人都笑了起来。海伦注意到他的老式鬓角，非常长。

休将酒递给他们，其中两人走进花园，只留下那个留着长鬓角的男人。海伦突然想起她好像面试过那个女人，或者她可能在学校里工作过一阵，但海伦也不太确定。休和他的朋友用爱尔兰语交谈。海伦很想知道自己有没有穿对衣服出席派对。她透过窗户看着那个

女人，注意到她的牛仔裤、白色的上衣、红棕色的头发，她看上去多么轻松自然啊。海伦朝冰箱走去，确认一切都准备就绪：墨西哥炖牛肉只需要重新加热，饭已经开了，沙拉已经好了，刀叉纸巾都已放好。她开了几瓶红酒。

这时，又一队人来了，一个背着吉他箱，另一个人背着长笛盒。她认出了他们，他们也向她问好。她看见他们中间有一个女人在厨房四处张望，好像在找什么，比如什么蛛丝马迹，或是她上次拜访时留下来的东西。她走向拿吉他的男人，想要将那半打酒放进冰箱，他说他会拿着，并对她微笑，好像在说他去过的派对比她多。他太热情直率了，并不显冒犯。

“如果你还想要，冰箱里还有。”她对他说。

“如果我想要，我会问你的。”他说。

他再次微笑。他的眼睛混合了棕色和深绿色。他皮肤很干净，身材非常高大。她意识到，他是在和自己调情。

“我有话要说。”她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没，没什么。”

“什么？说吧。”

“我本来想说，你看上去就像那种想要更多的人。”

他微笑，迎着她的凝视，将手伸进口袋拿出一个小开瓶器。他开了一瓶健力士递给她。她害怕地拒绝了，他看起来倒有几分惊讶。

“现在太早了。”她说。

“好吧，干杯。”他说着便举起了瓶子。